

# 2012 曼布克獎

蔡明燁

◎ 英國里茲大學傳播研究所研究員暨文字工作者

在最近幾屆的曼布克獎 (Man Booker Prize) 中，2012 年可謂少見的精彩，入圍名單比起 2011 年更顯突出——去年的評審團著重「可讀性」，入選作品固然平易近人，但是書一讀完有如船過水無痕，很難讓人留下深刻印象；相對的，今年的評審團講究「再讀性」，作品要有讓讀者們願意品讀再次的價值，選出來的書單果然相當有份量。

兩本入圍的首部小說各有特色，吉特·泰益 (Jeet Thayil) 的《毒品窟》(Narcopolis) 以酷似薩爾曼·魯西迪 (Salman Rushdie) 的文字風格，描寫 1970 年代末期孟買老街的一個毒品窟，為什麼在這個殘敗破舊的城市裡，對許多貧病交迫的窮人而言，鴉片並非他們最大的敵人，反而是唯一的慰藉？愛里森·莫爾 (Alison Moore) 的《燈塔》(The Lighthouse)，以嚴謹的佈局將讀者引進主人翁的內心世界，於是隨著情節的發展，當讀者隱約感到危機重重之際，竟有不忍翻閱卻又欲罷不能的強烈矛盾，猶如命運之神無情的操弄；黛博拉·李維 (Deborah Levy) 的《泳鄉》(Swimming Home) 是決選名單中較弱的一部，探討憂鬱症對人格發展的巨大影響；馬來西亞作家陳德黃 (Tan Twan Eng) 的《夜霧花園》(The Garden of Evening Mists)，優美的文字編織出了一個以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佔領下之馬來西亞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就國仇、家恨、愛情、親情和救贖等龐大主題娓娓道來，感人至深，本書也是外子格雷心目中的最愛；至於在頒獎揭曉之前，坊間得獎呼聲最高的作品則是威爾·塞爾夫 (Will Self) 的《雨傘》(Umbrella)，出生於 1961 年的塞爾夫是成名甚早的倫敦才子，標榜自己「不是為讀者寫作，只因為寫作是生命的必須」，作品向以現代性與實驗性著稱，《雨傘》的標題來自喬伊斯 (James Joyce) 名句：「兄弟和雨傘一樣容易被人遺忘。」橫跨 92 年的時程，闡述第一次世界大戰對社會造成的衝擊與餘波盪漾，無論就繁複的結構、意識流的手法、以及小說主旨各方面，在在凸顯了塞爾夫旺盛的創作企圖心。

也因此 10 月 16 日的曼布克獎頒獎現場，當結果發佈，由英國女作家希拉蕊·曼特爾 (Hilary Mantel) 以《狼廳二部曲：血季》(Bring up the Bodies) 摘下 2012 年的桂冠時，與會人士不免先是感到一陣錯愕，隨即再報予熱烈的掌聲。

《血季》的奪魁有諸多出人預料之處，倒不是因為本書的文學成就遭受質疑，反之，評論人多認為《血季》比起首部曲《狼廳》(Wolf



Hall) 更加青出於藍勝於藍！但是曼特爾已先在 2009 年因《狼廳》獲曼布克獎封后，雖然該獎項 43 年的歷史中，曾有南非的柯慈 (J.M. Coetzee) 及澳洲的彼德·凱瑞 (Peter Carey) 兩度獲得布克獎殊榮，雙料冠軍終究是罕見的特例，尤其《血季》屬於歷史小說三部曲之一，就一般文學獎最忌諱炒冷飯的邏輯觀之，《血季》可以說處於相當不利的地位。

事實上，我個人對於《血季》的得獎一開始也感到頗難接受，以為評審團做了一個安全的決定，也覺得老面孔的重新登臺似乎澆滅了決選期間所點燃各種期盼的火花及閱讀新書的活力。然而隨著時間思之再三，並有機會細讀《血季》之後，卻讓我對評審團的抉擇有了新的看法，從而對 2012 年度的曼布克獎評選始末產生了正面的評價。

評審委員會所謂的「再讀性」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衡量指標，比「可讀性」更切中文學價值的核心。近十幾二十年來，許多在全球掀起搶購風潮的作品都呈現了極高的閱讀親和力，問題是這些書籍在暢銷了一陣子之後，卻往往有如過期的雜誌，很難吸引讀者回頭再去咀嚼。

本屆委員會主席史特哈德 (Peter Stothard) 指出，有些小說非常好看，可是一旦讀過之後，文本也就死了，他認為替朝生暮死的文本錦上添花並無太大意義，而應透過文學獎禮讚文字的生命，獎勵至少在未來十年、二十年仍有可能打動讀者的有力文本，因此在決選會議中，評審委員們摒除個人當下的喜好，針對決選作品的文學表現進行客觀分析與批評，兩個多小時的激辯之後，經不起嚴格檢驗的作品逐次退居幕後，直到曼特爾的《血季》脫穎而出、傲視群倫。

「狼廳三部曲」的時代背景是英格蘭 16 世紀都鐸王朝的宗教改革，英王亨利八世在 1527 年愛上了迷人而攻心計的安妮·博林 (Anne Boleyn)，執意要跟結髮妻凱瑟琳皇后 (Catherine of Aragon) 離婚，當時英格蘭仍接受羅馬天主教宗的管轄，教宗不同意英王「與寡嫂婚姻不合法」為由訴請離婚的要求，於是亨利八世的寵臣湯瑪斯·克倫威爾 (Thomas Cromwell) 費盡心機，協助英格蘭教會脫離權力強大的羅馬教廷，由亨利八世自命為英國教會領袖而達到休妻的目的，在 1533 年正式扶植安妮為第二任皇后。

凱瑟琳與亨利八世生下一女，即後來的瑪莉一世女王，在位期間曾對英國的新教徒無情整肅，史稱「血腥瑪莉」；安妮與亨利八世也生有一女，即後來的伊莉莎白一世女王，卻是英國史上的一代明君。不過回到小說所處理的歷史現實中，安妮嫁給亨利八世才三年便已失寵，因為亨利八世又愛上了新的對象珍·西摩 (Jane Seymour)。

在宗教改革及宮廷權力的鬥爭裡，亨利八世的移情別戀恰好成為克倫威爾剷除安妮及其羽翼的最佳契機，遂在安妮身上安置了不貞及叛國的罪名，將之關進倫敦塔監獄偵訊、審判、定罪，最後將安妮送上了斷頭臺。《血季》的焦點便是放在 1535 至 1536 年間，從安妮失勢到被處死的一段腥風血雨，誠如作家南方朔所說的，這是一本「殘酷之書」。

在亨利八世休掉第一任妻子的過程中，第一任樞密大臣湯瑪斯·沃爾西 (Thomas Wolsey) 和接班者湯瑪斯·摩爾 (Thomas More) 都成了陪葬品。克倫威爾在摩爾死後，成了

亨利八世的第三個樞密大臣，相當於現代的首相，然而他在國會、教會和宮廷之間玩弄權術，樹敵太多，終於在 1540 年被控叛國而入獄，未經判決就被亨利八世砍了腦袋，當真是「伴君如伴虎」。「狼廳」固然就地取材，是珍·西摩家族位於威爾斯的寓所之名，「狼廳三部曲」卻也以狼喻人，將亨利八世的王朝政治影射為一個權力和欲望糾纏紛擾、殘酷無情的狼廳。

現年 60 歲的曼特爾坦承，克倫威爾是個謎樣人物，他顯然擁有非常優秀的政治頭腦，既有抱負遠見，又非常切於實際，而且堅忍不拔，才能夠從社會底層一路力爭上游，在嚴苛的都鐸王朝成為朝廷命臣，呼風喚雨。在一般的史書和以歷史為素材的小說、戲劇、電影裡，克倫威爾總是被塑造成一個無所不用其極的弄臣與酷吏，尤其和湯瑪斯·摩爾的正氣凜然相對比，克倫威爾簡直像是個標準的大壞蛋！但曼特爾認為這是後人的階級偏見所導致，她寫書的用意倒也不是要替克倫威爾立傳或翻案，而是試圖想從克倫威爾的內在出發，複製生活經驗，避免用歷史學家後見之明的立場去詮釋過去的事件，運用小說家更幽微的創作思路去活在角色的意識之中，幫讀者捕捉在那紛至沓來的混雜訊息以及瞬息萬變的政治環境裡，克倫威爾如何做出各種判斷並採取行動，步步為營地走向不可知的未來。

《狼廳》追述克倫威爾的興起之路，格局宏大，枝葉龐雜，曼特爾很快就知道故事之中另有故事，可以構成環環相扣的三部曲，因此 2009 年當首部曲在曼布克獎掄元，快速成為轟動全球的暢銷書，在 30 多個國家以不同的翻譯版本行世之際，作家已經開始著手撰寫第二部《血季》，不料由於醫生對她健康狀況的誤診，導致曼特爾大病一場，幾乎整個 2010 年都臥病在床，直到 2011 年初，在丈夫細心的照料下病情逐漸好轉，這才又恢復動筆。

曼特爾在接受《獨立報》(The Independent) 訪問時說：「我寫得很快，彷彿有一連串十萬火急的場景，而每完成一個場景都讓我覺得像被掏空了似的！或許這種創作性的瘋狂也增強了氛圍的力度？我幾乎處於一種恐慌狀態，這可能也在不知不覺間注入了敘事當中。」和首部曲不急不徐的鋪陳相比，《血季》咄咄逼人的迫切之感使小說變得更加緊湊，文字張力躍然紙上。

換句話說，本屆曼布克獎委員會能夠不顧常規的約束，毅然將大獎頒給比三年前已先獲獎的首部曲更加傑出的二部曲，其實是一個相當有勇氣的決定，而這個勇氣的基礎則是建立在對文學批評的信念與堅持之上。曼特爾成為第一位兩度獲頒曼布克文學獎的女小說家，並成為首位以系列小說兩度獲獎的作家，寫下了英國的文學新史。數年後當「狼廳三部曲」的完結篇問世時，新任曼布克獎委員會所將面臨的，會不會又是更加棘手的難題呢？

## 參考書目

1. 在現代街頭讀《狼廳》專輯 (2010, 6 月)。聯合文學, 308 期。
2. Mark Brown (2012, October 17). Mantel makes history with Man Booker prize double. *The Guardian*.
3. Boyd Tonkin (2012, October 18). Hilary Mantel tells story of her double Booker triumph. *The Independent*.